第11章 事不过……三

当死亡降临的最后一秒，于生感觉到了无边无际的，无比沉重的，仿佛某种粘稠流质般具备实体的……“黑暗”。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飞快消散，他知道用于支撑这意识的躯壳在惨烈的伤势中迅速失去了生机——随着生理机能停摆，由肉体承载的思维也随之沉沦消散，这是自然之理。

然而在意识消散的边缘，一股力量，或者说一个强烈的……“念头”，一种怪异的执着，仿佛牢牢束缚住了于生的心智，他恍惚间想起了那只吞噬自己心脏的青蛙，想起了自己上一次的“复活”。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自己为什么会活着？

这些问题化作执着，让他的意识强撑在那无尽黑暗的边缘，哪怕摇摇欲坠也始终没有彻底沉沦，他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在死亡之后，到底又是怎么“回来”的？

黑暗碾压过来了，粘稠的质感渐渐变得冰冷粗糙，他感觉自己好像正被覆盖在厚厚的土层中，而他的灵魂在这重压下渐渐喘不过气来……可是突然间，这种沉重的压力又消失了。

在某种瞬间的顿悟中，他飘摇的意识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在他的死亡中，死亡死于他之前。

于生的死亡死去了，于是死亡的于生再一次从那无边的黑暗中向着生者的国度返回——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变轻，并且开始加速脱离那片无尽的黑暗。

在这个过程中，他隐约看到那黑暗的表面好像有着什么东西，自己似乎正在从某个“表层”急速掠过，但他根本来不及看清那一幕，便猛地睁开了眼睛。

寒冷的夜风通过墙上的大洞吹了过来，坍塌一半的屋顶外是混沌污浊的天幕，夜幕深处，是山谷中空洞的风在呼啸。

有一大群专门处理这方面事情的专业人士，不说别的，这么大一座城市，总得有人负责维持明里暗里的秩序是吧——官方的有专管部门，民间的也有大大小小的组织，虽然我记不太清具体情况了，但这些人肯定是四处活跃的……

“当然，他们正常情况下都会和普通人的生活保持距离，隐藏在暗处，因为很多异域有着诡异古怪的特性，诸如‘被知晓便会活化’，或者‘会主动靠近对其感到恐惧的人’之类，所以要尽可能避免普通人接触到跟异域有关的情报，但一旦真的有倒霉蛋已经接触了异域，或者城市里出现了异域反应，这些专业人士自然也有一套办法迅速定位并找上门来……”

于生一愣一愣地听着艾琳的讲述，迟疑片刻之后抬起头，看着窗外。

“也就是说，我这边如今既然已经出现过了‘异域反应’，那接下来就只要等着，你口中的‘专业人员’就会主动上门联系是吧？”

“……应该……吧？”不知为何，艾琳的语气突然没了那么大底气。

于生也听出了对方缺乏底气：“……那他们咋没来呢？”

“我不道啊，按理说该来了啊。”

“啊？什么多久了？”

“从我跟你说我先挂了到现在，时间过去多久？”

“额……从我这个位置也看不到客厅的表啊……我估算着大概半个小时吧？不一定准，我被封印在这幅画里好些年了，对时间的感知有点迟钝，但我看外面天色没什么变化，起码没过去一夜，天还没亮呢……”

于生：“……你这是不是有点过于不准了？半小时跟一夜差多大你知道吗？！”

艾琳一时间没吭声，但紧接着便从她那边传来了一阵刺耳又低声的嘲笑。

艾琳瞬间开口解释：“不是我！是这个熊！”

于生身心俱疲地摆摆手：“我知道。”

艾琳听起来挺高兴：“啊，你终于愿意相信我了啊……”

于生已经懒得搭理这个被封印的人偶了，他没好意思告诉对方，自己不是相信了她的说法，而是觉得——她如果真想讨打的话都不用乐，她说话就已经够欠打了。

事实证明在艾琳的嘴欠面前，那个熊的贱笑顶多也就起个添油加柴的作用……

脑海中转着些没用的念头，于生再次走出了破庙。

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感觉自己的体力甚至比刚才挂掉一次之前还要好，脚步轻盈，动作有力，就连眼神……都仿佛变好了一点。

他好像正在适应这里，适应这里的黑暗，这里的崎岖废墟，以及这里无处不在的恶意和饥饿视线。

他走向破庙前的那片空地，走向空地对面的林子，走向这片“异域”的更深处。

他知道，自己可能还会死，甚至可能就是下一步，下一秒。

“于生，”艾琳的声音又在脑海中响了起来，“你刚才真的没事吧？”

口：“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我记得的事情不多，这幅画磨掉了我太多的记忆，所以我能给你的帮助也很有限……”

于生点了点头：“这个我知道。”

“嗯，”艾琳嗯了一声，接着表情放松了一点，“那我就尽我所能，给你补充一下有关异域的知识。首先，你应该已经对异域有了一些基本了解，知道它们是某种偏离秩序、违背常识的‘区域’的统称，那你知道异域里还会生成一种被称作‘实体’的东西吗？”

“……实体？”于生表现出了疑惑。

“简而言之，就是异域中的‘原住民’或‘产物’，实体不一定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可能是样貌怪异的人形，有时候可能是某种野兽或怪物，有时候甚至是一团火，一阵风，一块会跑的石头，只要是在异域里产生且具备明显‘活性’、能够对外来者产生反应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作‘实体’。”

于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实体分类宽泛，数量众多，”艾琳则继续说道，“一般而言，实体都有很明显的‘异常’特点，它们诞生在异域中，天然具备不符常识、怪异危险等特征，大部分实体是没有理智的，至少不会表现出可以被人类理解的‘思考行为’，但好像也有极少数实体具备智慧……这部分情况我记不清了。

“反正实体里百分之九十都是危险的，只不过它们也有强弱不一，一些实体的危害可能只是会让人鼻子痒痒，但也有一些实体，人类只要目睹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们有一个猜测，认为‘实体’是异域的某种排异反应，是异域为了消灭入侵者而生成的杀毒程序，这个看法认为，对于异域而言，从秩序和常识世界而来的调查员和迷路者们才是不可名状的怪物……”

于生默默听着，这时候突然反应过来：“……也就是说，我遇上的那个‘怪物’就是山谷中生成的‘实体’？”

“应该是。”艾琳点了点头。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找到了点事情干，”于生轻轻舒了口气，仿佛是要把过去两个月在这个世界浑浑噩噩憋下来的浊气都一口吐出来，“就先从这里开始吧，或许得多花点时间，但我肯定能从这地方出去。”

“虽然不知道你那边什么情况，但感觉你好像是……振奋起来了？”艾琳犹犹豫豫地说着，“那什么，至少是好事吧，你加油？尽量别死啊……还等你回来修电视呢……还有给我找个身体什么的……”

“行，回去了我想办法给你解决一下身体的问题，”于生随口说道，“我以前多少也接触过一些雕塑和模型方面的东西，试试应该可以。”

这一次艾琳是真的惊喜起来：“啊？你有人偶师的经验？！你不早说啊！你手艺怎么样？能做出什么程度的人偶或者模型来？”

于生犹豫了一下，坦然相告：“差不多就是跟着网上的视频看大佬捏土，看完之后脑子告诉手说自己会了，但手不信的程度。”

两秒钟后，艾琳骂的可难听了。

但于生却心情彻底放松下来，某种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劲的松弛心态鼓动着他的自信，他走向前方，又在夜色中抬起头，想要看向一侧的高山。

一头好几米高的、仿佛无数扭曲猛兽肢体融合而生的血肉巨兽在路边盯着他。

于生停下脚步，想了想，在心中招呼着正在骂街的画中人偶：“艾琳。”

“啥事？”

“……没什么事我又要先挂了。”

“啊？”

于生觉得这肯定不是因为艾琳心大。

果然，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但考虑到自己这么短时间里都死去活来这么多次了，再邪门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

“算是误打误撞吧，好歹回来了。”于生随口应了一句，回头把虚掩着的门关好，紧接着第一时间低头检查自己身上，确认了不只是身体彻底恢复，就连自己身上的衣服也都跟之前一样完全恢复了原样。

于生皱了皱眉，联系到艾琳现在的反应，他觉得自己与其说是“复活”，倒不如说是“死亡”的整个“事件”都仿佛凭空消失了……

他站在门口发呆的样子落在艾琳眼中，画中人偶疑惑地开口：“于生？你没事吧，怎么看上去呆呆的？对了你跟我讲讲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呗，跟你联系一直断断续续的，你那边还总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动静，我都不知道你在那个异域里到底撞上什么奇怪玩意儿……哎？你手里拎着的那是什么？”

对方这么一提醒，于生这才注意到自己手里仍然紧紧抓着一样东西——那赫然是一条带着漆黑鳞片的、造型怪异丑陋的断尾。

于生嘴角一抖：“卧槽，差点把它忘了……竟然还在这儿呢。”

这玩意儿甚至现在还在他手里微微收缩蠕动着，但显然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生机勃勃”，看样子这怪物的残肢虽然有着惊人的生命力，但在和本体切断之后还是会渐渐死掉。

一种怪异的感觉浮上心中，于生一时间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艾琳解释这玩意儿的来头，略微犹豫之后，他拎着这条断尾走向厨房，一边走一边随口对艾琳说道：“……一点土特产。”

画中人偶闻言一呆：“……啊？”

于生这时候已经随手把那根断尾扔在了厨房的水池里，确认这玩意儿已经没有力气从池子里爬出来之后他又不放心地在它表面戳

他注意到，自己之前扭伤的腰不知什么时候也完全恢复了过来，好像自从“复活”之后，这幅身体的状态就一直好得不可思议。

巨兽扑了个空，那条在刁钻角度偷袭的蛇尾也只是堪堪扫过“猎物”的后背，于生感觉到了身后传来的风压，从死亡边缘掠过的感觉让他汗毛倒立，但比起这惊悚的感觉，他心中更有一份不可置信：

自己竟然真的躲开了？！刚才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他来不及细想，因为下一轮危机感又从身后传了过来，这一次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闪避，他只来得及落地之后狼狈地翻身而起，便看到一道利爪兜头盖脸地朝着自己砸落下来。

情急之下，他只能本能地抬手，用人类那羸弱的手臂去格挡那几乎如陨石砸落般的利爪。

砰的一声巨响，空气激荡着冲散了方圆数米的草屑与尘埃，剧痛传遍全身，于生觉得自己身上就像有十几根骨头一齐被砸断了一般，他闷哼一声，一口气没上来便连退两步——

但他挡下来了，刚才那一击他切切实实地挡了下来。

于生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他看到自己的左手呈现出不正常的歪曲角度，显然骨头真的已经被砸断，然而痛觉却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退，扭曲的骨头也好像正在缓慢复原。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怪物第一次袭击自己的时候，记得那怪物真正的力量，那东西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能轻而易举地碾碎人类的躯体，而于生百分之百相信，当那怪物全力扑击的时候，自己是不可能挡下来的——断多少骨头都不可能。

但怪物显然不会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落地之后只不过调整了一两秒，这饥饿的巨兽便发出一声混乱而愤怒的咆哮，再一次扑向了眼前那恼人的“猎物”。

罡风透骨般袭来，飞扑过来的怪物就像一座从天而降的小山，于生再次提前有了反应，他毫无形象地往旁边一滚，紧接着又起身

“机魂不乐。”/“机魂怂了。”

俩人异口也不同声地说道。

然后他们各自沉默了一下，这次异口同声：“你记错了。”

“回头再说，”宋成摆了摆手，推起电动车慢慢往回走，“先离开这地方。”

李林推着电动车跟在宋成后面：“……领导，就这么一路推回去啊？”

“不然呢？你车不要了？”

“局里没个小货车啥的吗？不行把楼下后勤处的那辆电三轮招呼过来也行啊……这推回去要了命了……”

“少废话，年纪轻轻的体力还不如我？”

两位特勤局资深干员推着电动车渐行渐远，身影渐渐消失在梧桐路的道口。

……

于生对周围那种无边无际的深沉黑暗已经很熟悉了，最近来的比较频繁，他在这一片黑暗混沌里飘着的时候甚至感觉跟回家一样。

艾琳的尖叫声尤在耳旁。

他想，自己满身是血肚子开个洞推门进屋死在里面的一幕大概是把那个画中人偶给吓到了——看样子即便是身为“诅咒物品”的艾琳，心理承受能力也就那样。

而这更让于生开始期待起自己“回归”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自己重返人世，再次出现在艾琳面前的时候……人偶小姐会是什么反应？

她……还会记得自己推门死屋里的事情吗？

于生在黑暗中漂浮着，“眼前”浮现出了胡狸的身影，回忆起在那片夜幕山谷的经历，他记得当时胡狸在破庙里见到自己的时候便完全忘记了她一个头槌把人撞死的经过——虽然之后不知为何她

尖锐的碎石在他手中被渐渐捏成粉末，他沉重地呼吸着，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慢了下来。

他扑向那怪物，那怪物扑向他，食物拥抱着食物——恍惚间他竟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仿佛过去二十多年都从未进食过，或者至少没有吃过“真正的食物”，他拥抱着那怪物身侧的狰狞肢体，那怪物则用更惊人的力量“拥抱”着他，直至勒断了他身上一根又一根的骨头。

但于生仿佛没有感觉，他已经啃咬到了那怪物的血肉，不像上次那样是死亡前愤怒而绝望的最后反击，他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心态——

他不会死，他会再回来的，这头怪物可以杀死他一次，两次，或者无数次，但他都会回来的。

而且每一次，他都会比上一次更加明白该怎么对付这头怪物。

这或许需要很久。

但他会一点一点享用这块好肉。

怪物身侧的十几只眼睛疯狂震颤着，其中几只眼睛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终于慢慢集中在于生身上。

一张生满利齿的巨口已经从侧面啃咬在于生身上，然而那些眼睛中却仿佛渐渐浮上了一层恐惧。

于生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正在被怪物逐渐撕裂，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还是败了，理所当然的——他会死，被这怪物吃掉。

至少这一次，他还赢不了。

不管怎么说，他这一次坚持的时间倒是远远出乎预料——他原本以为自己一个照面就会当场逝世的，却没想到还跟这怪物打了个有来有往。

“艾琳啊……”在意识沉入黑暗之前，于生试着在心底呼叫。

艾琳的声音几乎立刻响起：“于生！于生你没事吧？！我刚才一直叫你你也不理……”

“没事，就是刚才跟你说早了，现在我要挂了……”

他可以确定自己刚才真的被什么东西影响了记忆和思维，那种残留的“印象”现在还被他强行固化在心底，这里一定有什么邪门的东西在对自己施加影响，但……设备感应不到。

而就在他准备开口让李林调整一下探深仪的感应模式时，后者却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

李林紧紧地盯着街巷尽头的某个地方。

与软管相连的一只眼睛漆黑如墨，深沉的黑色中倒映着另一重视野，他看到在黑白覆盖的街道建筑之间，竟隐隐约约有一抹色彩——那色彩十分模糊且浅淡，看不出到底是什么，但规模很大，他努力分辨了半天才大致确定那层淡到近乎透明的轮廓范围，判断其尺寸约等于一栋房屋。

“宋队，这前面有个东西，但很模糊，看着像是一栋房子，”他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深度提示仍然是0，也没有污染反应……我快走到它前面了，你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吗？”

宋成跟在李林身后，右手捏着口袋里的一枚徽章，随时准备情况不对出手干预，同时皱着眉摇了摇头：“灵性没有示警。”

李林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他感觉自己已经来到那片朦朦胧胧的色彩面前，而后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向前伸出手——

漆黑铁盒里骤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嗡鸣，紧接着是噼啪几声轻响，伴随着一阵青烟冒出，探深仪停止了运行。

连接在眼球上的软管瞬间脱落下来，漆黑如淤泥般的物质从中流淌而出，在接触到空气之后迅速蒸腾消散。

眼睛瞬间传来的酸胀刺痛让李林忍不住“卧槽……”了一声，他扔掉已经开始烫手的黑盒子，下意识就想去揉刚才建立连接的那只眼睛，旁边的宋成见状立刻上前一步，抬手按在李林的太阳穴附近：“别揉！等一会就好！”

李林顿时僵硬在原地，他感觉到太阳穴附近传来一阵灼热，而眼球的不适感则迅速衰退，片刻之后他恢复过来，看到了地上仍然在冒着青烟的探深仪。

“姑娘，你TM……撞歪了……”

然后，于生就被救死了。

第13章 碰面

啊，熟悉的黑暗，熟悉的重压感，以及熟悉的、意识不断下沉的感觉。

于生的思维漂浮在一片混沌黑暗深处，与那种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重压感一同涌上来的，还有一种无奈至极与疲惫。

他想过自己在离开那片“异域”之前可能还会有很多波折，甚至想过自己可能还得“死”不止一回，但他猜中了开头和结局，却没猜到这个过程——在黑暗中漂浮沉沦的时间里，他不由得又回忆起了自己失去意识前看到的最后一幕，回忆起了在那模糊闪过的一瞬间，那对映入自己眼帘的金红色瞳孔，那些在夜幕中绽放般的华丽狐尾……

以及那个亚音速头槌。

所以，那个一头把自己撞死的姑娘到底是谁？她是从哪冒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片异域里？

另外……自己与那个怪物搏斗的时候，身上发生的变化又是怎么回事？那凭空增长的力气，敏捷，以及……

那种饥饿的冲动。

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生感觉纷繁错乱的思绪就如旋涡般盘旋在自己的脑海中，而失去了肉体的束缚，这些失控的“念头”甚至不断在他“眼前”幻化成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幻象，幻象中又夹杂着许许多多从深处泛出来的回忆——他看到了那个由无数肢体堆积而成的怪物，又看到了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有着狐狸尾巴和耳朵的“头槌”姑娘，但下一秒，他又看到了一幅油画，油画中的艾琳四分五裂地倒在座椅周围，人偶的肢体之间连接着蛛网般的丝线，一个怪异的阴影则隐隐约约立在画面深处……

年轻人表情微妙地变了变，憋了半天也没把“初中生看一帮女同搞乐队是不是不太好”这句话给说出来……

宋队则接通了电话，放在耳边听了几句后开口：“对，我跟李林已经到现场这边了，跟小红帽之前调查的情况一样，这地方‘干净’得有点邪门，你安排一下吧，可能得在这里设置个固定的监控点，具体人员等我回去决定。另外跟‘童话’那边联系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再出个人过来，这可能是个长期任务……”

挂断电话，宋队长长地呼了口气，扭头看到名叫李林的年轻人还在看着自己。

他愣了一下，忍不住开口：“真是我女儿给我换的，我平常不看动画片的。”

李林赶紧干咳两声：“额咳咳，我信，我信。”

俩人对着尴尬了一会，默契地选择直接跳过这个话题。

而就在这时，李林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

他眉头微皱，快步走向不远处的一处墙角。

“宋队，你过来看看这个！”他低头检查了一下，立刻抬头招呼道。

宋队走了过去，看向李林手指的方向。

一片暗红色的痕迹呈现在墙角，看上去就像干涸的血迹，范围很小，离远了很容易被忽略，而且现在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着。

不是渗进了水泥里，而是在飞快地凭空消失着。

“血？”宋队立刻皱着眉头，紧接着迅速反应过来，从长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根塑料管以及便携的刮刀，“不对，不是血，取样！”

“好。”李林答应了一声，接过取样工具便准备刮取墙上残留的暗红“血迹”，然而就在他手中的刮刀接触到墙面之前，那最后的一小块红色却突兀地发出了一阵嘶嘶声，紧接着便彻底消失了。

边，这个过程可能是因为乘车时下错了站，可能是因为下楼时多走了一步台阶，甚至可能是因为多翻了一页书，错看了一个字，以及……打开了一扇错误的门。

但不管原因如何，最关键的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不可逆的。

根据艾琳透露的情报，这个世界有人在研究异域，有人总结出了异域的规律，甚至有专门解决异域问题的专家们，而即便是普通人，在落入异域之后也有返回的机会。

这片被夜幕笼罩的山谷是一个异域，自己现在居住的梧桐路66号是一个异域，但于生认为，自己最初接触异域还要在那之前——

在自己两个月前推开家门的时候，他或许就落入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名为“界城”的异域。

现在，他要尽可能地探索，尽可能地搞明白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搞明白与异域有关的知识，然后……从这个不对劲的世界离开。

于是，他睁开了眼睛。

寒冷的夜风吹过墙上的大洞，坍塌一半的屋顶外，是浑浊的天幕。

他坐在破庙的一处墙角里，但并没有立刻起身，而是保持着刚苏醒的姿势一动不动，谨慎地感知着周围的一切，同时努力抓住自己思维中那些正在飞快流走的记忆和“印象”。

他在尝试回忆自己苏醒那一瞬间的感觉，确定自己从黑暗中返回“现世”的那道界限。

他觉得，这可能是搞明白自己“死而复生”过程的关键。

至少，这可以让他离这些谜团的真相更近一点。

隐隐约约的，他开始回忆起自己苏醒前一瞬间所“看”到的某些景象，他回忆起自己从黑暗中上升，越过一道朦胧的界限，然后又向着现实下沉……可在这之后呢？在“向着现实下沉”到“睁开眼睛”之间呢？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发生了什么？

其中一人是个看起来沉稳可靠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袭咖色长外套，身材高大而健壮，肤色微黑，留着黑色短发，脖子附近的一道不规则疤痕让其气质中多了几分可畏，但男子脸上疲惫的表情和黑眼圈却又与他健壮高大的体格和狰狞伤疤格格不入——那张脸看着就是已经连续加班三个月没休过假的模样。

而另一人却是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同样的黑色短发，身材却比旁边的中年人要瘦小很多，样貌普通，属于随便扔在哪个人群里都立刻会找不到的那种普通，他穿着一身黑蓝相间的外套和长裤，脸上表情显得有点紧绷，带着一种刚上班没几天就被领导拎着出外勤的紧张局促。

俩人骑着车来到这片安静的老城区，观察着四周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建筑，偶尔有居住在此地的居民远远地从路口经过，但极少有人朝他们投来目光。

“这地方看着没什么古怪啊……”黑发的年轻人咕哝着，“宋队，确认是这儿？”

“刚才有边界报警，坐标确实是这地方没错，”被称作宋队的中年人点了点头，“虽然信号一瞬间就消失了，但可以确定是异域反应。”

“咱两个紧赶慢赶都没赶上啊，”年轻人看了一眼旁边的电瓶车，犹豫着开口，“是不是该开车来的……”

宋队看了他一眼：“局里的车都出外勤了嘛，就剩徐佳丽那辆七手的破车，你开啊？那东西油门踩到底都不一定有你的电瓶车快。”

年轻人干笑了两声，有些生硬地转移着话题：“那什么，之前那谁……是代号‘小红帽’吧？童话组织的那个，她在这边好像也什么都没发现？”

“嗯，什么都没发现，所以更可以确定这地方有不对劲，”宋队慢慢点了点头，“‘小红帽’给特勤局干过不少活了，我了解她

条大尾巴，只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梳洗所以打绺了……

到现在于生当然已经认出来了。

是那个亚音速头槌。

但头槌好像并没有察觉到就在附近的于生，她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破庙的废墟里逡巡着，时不时抽动鼻子似乎是在分辨和寻找，过了一会，她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眼睛一亮便飞快地跑向某处。

翻动塑料袋的声音在夜色中传来。

于生睁大了眼睛。

那是他之前被“扔”进这片山谷时带过来的那一袋厨余垃圾，被他顺手扔在了废墟里面。

那里面都是晚上做饭时扔掉的菜叶蛋壳，还有之前从冰箱里清理出来的剩饭剩菜。

他扒在墙边，看到那个有着狐尾的女孩惊喜却又笨拙地撕扯着塑料袋，结果不小心把里面的东西都洒了出来，又看到她毫不犹豫地抓起里面的一团剩菜，不管不顾便往嘴里塞——

仿佛已经饿了很多很多年。

于生突然感觉到一股窒息。

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很难受，他觉得……人不应该被饿成这样。

哪怕她看上去不太像是个“人类”。

哪怕她曾经给了自己一头槌——但她当时是想来救自己的。

而就在这时，那个女孩好像也终于察觉到了破庙中有“活人”的气息。

她蹲在地上，嘴里叼着一片烂菜叶，惊愕而紧张地扭头。

于生则站在破庙坍塌的墙角，隔着废墟与她四目相对。

于生试着向那白狐伸出手去。

最后残存的影子却在他的指尖触碰到之前消散了。

远瞳 · 作家说

说明一下今后的更新情况：之后周一到周五一律双更，周六、周日两天单更，已经是老人家（）的极限了……

第18章 调查人员

回来了，回到了这座奇奇怪怪的“界城”。

明明不久前这里对自己而言还是一座庞大、诡异而令人不安的怪异城市，然而此刻看到那些熟悉的路灯与建筑，看到晨光熹微的街道和天空，于生心底却泛起了一股连他自己都很难相信的“怀念”感觉。

困在那座夜幕山谷的经历，让他连返回“界城”都有了一种回家的感动。

但下一秒，生命流逝所带来的恍惚便打断了于生心里的感慨，他有些迟钝地低下头，看到鲜红的血液正在自己身子底下缓缓蔓延。

他的身体被刺穿了，那可怖的伤口足以在短时间内致死，哪怕这副身体现在的恢复能力和生命力都很强悍，他也知道自己又快死了——他如今在这件事上用“又”用得很熟练。

而造成这可怕伤口的罪魁祸首就在旁边，那根从怪物身上切下来的带鳞“尾巴”跟着于生一块从大门里掉了出来，它竟好像仍有着残存的生机甚至“思维”，此刻正在血泊中缓缓蠕动着，而且正在尝试蠕动着远离这个地方。

于生甚至感觉这东西是在远离自己……这块肉，在害怕他。

于生皱了皱眉，艰难地从地上起身，他看了一眼就在不远处的家门，然后随手拿起了正在旁边缓缓蠕动的带鳞断尾，挣扎着向前走去。

对面的狐狸姑娘歪了歪脑袋，好像真的不知道于生在说什么，但很快她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她指着地上那一袋厨房垃圾，眼睛在夜幕中仿佛放着光：“这是，你，的东西？”

她说话的时候带着奇怪的停顿感，就好像是太长时间没有与人交流，以至于每一个字都要重新思考和回忆一下才能说出来。

于生语气古怪：“额，是……”

“我能，吃吗？”狐狸姑娘飞快地说道，说话中还是带着一丝磕巴，紧接着她又用力攥了攥手里抓着的菜叶，仿佛在用莫大的意志力对抗着把这东西直接塞进嘴里的冲动，她的嘴巴动了动，那是在嚼着刚才吃进嘴里的东西，接着她又看了于生一眼，飞快地问，“我，饿，我想吃，对不起……”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语气中带着急切，却一直在用意志力克制着，仿佛她要用意志力克制的不只是自己的食欲，而是某种比食欲更加危险的……已经快要失控的东西。

于生恍惚了一下，总觉得刚才好像看到对方身后漂浮着一丝丝暗淡的影子，那影子从远处缓慢蔓延过来，就像黑暗中伺机而动的猎手，在等待着猎物精神松懈的一刻。

但那影子又飞快地消散了。

于生从破墙后面走了出来，他已经察觉到眼前的女孩身上有不对劲的地方（虽然她那一堆乱糟糟的尾巴本身就挺不对劲的），但还是大着胆子向前走去：“那些东西不能吃，那都是……”

他感觉有点说不下去——因为他从来没有被饿到这种程度过。

而女孩这时候已经慢慢蹲下去，似乎已经等不及于生的回应，她要把散落在地上的那些饭菜捡起来。

“等等！我这好像有吃的！”就在这时，于生忽然又大声叫住了对面的姑娘，他似是想起了什么，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在衣服口袋里掏着。

到最后，他终于掏出来两块带着包装的小面包，还有一块巴掌大的巧克力，这是他原本打算留着晚上当夜宵的。

然而于生死死抓着那条尾巴，任凭对方如何猛甩也不松手，他被蛇尾带着砸在地上，又砸翻了旁边的一堵烂墙，强韧的躯体没有在这致命的撞击中受伤，反而让他在疼痛中愈发清醒。

而就在这时，那蛇尾又一次高高扬起，向着破庙墙上的某个倾颓大洞甩去。

一抹异样的金光突然闪过视野边缘。

于生在耳旁呼啸的风声中艰难抬头，看到那抹金色正在迅速向着自己靠近，他还没来得及仔细分辨那是什么，便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

他的手抓到了什么东西——是一个把手。

于生：“……？”

轻微的吱呀声混杂在呼啸的风声中，于生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了一扇门的模样——一扇平平无奇的大门，通往某个地方，通往……

他脑海中刚浮现出一个下意识想到的地点，那扇门便被他拉开了。

下一秒，于生以及那条覆盖着黑鳞的蛇尾便瞬间落入门内，而后伴随着刺耳的吱呀一声，大门轰然合拢。

血肉怪物的蛇尾被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大门直接切断，一阵足以令听者疯狂的错乱嚎叫回荡在山谷里，这创伤仿佛让它发了狂，它在破庙废墟中咆哮着，横冲直撞，又疯狂啃咬着视线范围内的一切，甚至包括它自己的躯体，而后又过了不知多久，它才缓缓平静下来，躯体再度化作黑暗虚无的影子，一点点消融在夜色里。

那些漆黑的尖刺与骸骨碎片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伤痕累累的银白妖狐跌落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死去。

过了几分钟，胡狸终于慢慢睁开眼睛，她茫然地看着周围，金红色的眸子里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人”的灵性。

又过了好一会，她的目光才聚焦在废墟里的某个地方。

那是之前她与“恩公”坐在一起的台阶。

画中人偶咋咋呼呼的声音瞬间炸满脑海：“于生！你刚才怎么回事，怎么又突然就没动静了，而且我怎么喊你都没……”

“我这边情况复杂，等会跟你慢慢解释，现在先跟你打听个事……”

“你……好吧，你问。”艾琳的声音听起来语气不善，但最后还是无奈地表现出了耐心。

“狗不能吃巧克力是吧？”于生忍着心里的古怪感觉，他偷偷看了一眼对面满怀期待的狐狸姑娘，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严肃一点。

“……对啊，”艾琳感觉这问题莫名其妙，“那东西对狗而言有毒。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都被困到异域里了还有这闲……”

于生没理会对方后续的碎碎念：“那狐狸能吃吗？”

“狐狸应该也不能……吧？”艾琳有点迟疑，“毕竟都是犬科的。哎我跟你讲，人类的许多食物对人类之外的物种而言那都是有毒的，这么说吧，就你们的食谱，别说放在动物眼里了，放在像我这样的‘异种族’眼里都简直有病，属于是吃着毒药配强碱，酸液顿顿往下灌，生化药剂穿肠过，腐败物质大口炫……”

于生再次打断了这个BB姬的大声比比：“那修炼成精的狐狸呢？”

艾琳终于被卡没词了：“……啥？”

事实证明，哪怕是垃圾话再多的BB姬也扛不住这种过于神经病的话题转移。

“我是说，变成人形的狐狸，就狐仙，狐妖，懂吧？”于生飞快地在脑海中说着，因为他发现眼前的狐狸姑娘已经快要吃完那块小面包，眼瞅着就要来抢自己手里的巧克力了，“狐仙还算狐狸吗？是人的成分多一点，还是狐狸的成分多一点？如果后者成分高的话，狐仙算犬科的吗？”

艾琳：“……你那边现在到底啥情况？！”

倒不如硬着头皮冲一波，打是打不赢的，但既然自己不怕死，那便有机会在临死前换点战果——而如果侥幸让那怪物分了心，说不定还可以让胡狸有机会从那可怕的束缚中脱困，她仍然艰难维持着理智，真有机会让她脱困的话，说不定还有反打的机会……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一瞬而过，于生知道自己的思虑很不周全，但也顾不得太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发了狠，这副躯体再度爆发出令他自己都困惑的巨大力量，将那沉重的青石板如炮弹般砸向那血肉巨兽。

下一秒，他也无暇确认自己这一击的“战果”，巨大的警兆从心底涌现，于生提前一秒“看”到了怪物的反击，身体便猛地向旁边一跃。

一道钢鞭般的黑影狠狠击打在他刚才站立的位置，那是怪物体表骤然分裂出的一道蛇尾，霎时间土石飞溅，坚固的青石和残破的砖瓦通通被化作粉尘，于生在空中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冲击，碎石块就像子弹般噼里啪啦打在他身上，甚至发出金石相击般的声响。

于生却顾不得身上的疼痛，他落地之后飞快地翻滚，躲过了那道蛇尾的追击，同时眼角的余光扫过胡狸所处的方向。

银白妖狐在无数漆黑的尖刺与骸骨碎片之间剧烈挣扎着，狐尾附近燃烧的幽蓝灵火剧烈闪烁，仿佛下一秒便会失控爆炸一般。

可她仍旧被死死困住——那些束缚住她的东西就仿佛是专为她定制一般，于生的从旁干扰根本没有起到效果。

事实上，于生一眼就能判断出这个狐狸姑娘比自己强大不知多少倍，但她在那怪物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余地，那怪物与她之间，显然存在一种十分明显的……“克制”。

但在最初的时候，在那破庙外面的空地上，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冲过来想要“救”自己——虽然最后救人未遂，但她当时真的是想来帮忙的。

回忆一闪而过，于生用力咬了咬牙，想要再次冲上去，试试看能不能用以命相换的老办法从那怪物身上再啃点零件下来。

她叫胡狸，一个……有点奇怪，但相当符合那一大堆尾巴的名字。

“我叫于生，”于生跟胡狸一起坐在破庙的废墟里，介绍着自己的来历，“我是从……额，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是从‘外面’来的，不是山谷的外面。”

“你真的，是从‘外面’来的！”胡狸顿时瞪大了眼睛，她似乎立刻就理解了于生这句话的意思，而那惊愕之色更显出另一层含义：她知道“外面”的存在！

胡狸又飞快且克制地咬了一小口巧克力，瞪大眼睛看着于生的脸：“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知道……出去的路吗？是不是在……天上？”

随着和于生的交谈，胡狸在说话时也在逐渐显得流畅起来，似乎她正在飞快地寻回和人交流的能力。

于生则在听到对方的话之后一愣：“天上？为什么这么问？”

“仙人临死前说，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但天突然黑了，就，回不去，”胡狸努力组织着语言，虽然她现在说话流畅了一些，但在说这些长段落的时候还是显得磕磕巴巴，“然后，地就越来越危险，开始有毒，就……一起来的人，死了很多，回不去了……”

于生一愣一愣地听着，几乎是依靠强大的脑补来勉强理解着这姑娘乱七八糟的描述，他意识到这片被艾琳简单归类为“异域”的山谷中好像还藏了个复杂的故事，而眼前这个有很多条尾巴的姑娘更是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来历。

她也是被困在这里的！

然而当他尝试询问对方“天上”到底是哪里，以及她口中的“很多人”又都是谁，他们具体是怎么来到这里时，对方的回答却又颠三倒四起来。

“天上……就是天上，我这些年一直在试着，回天上，但回不去，”胡狸比比划划地解释着，“我努力跳起来，但会撞上什么东

于生听到一个声音，带着强烈的蛊惑和穿刺心智般的力量，隐隐约约传来——

“吃……吃下去，就不饿了……

“进食吧……

“进食，我们一起……

“你饿了，吃吧……”

于生起初以为自己听到的是胡狸心底的思绪，但很快他便意识到，那其实是胡狸听到的声音——声音真正的来源，是那个长得乱七八糟的怪物。

它在催促着胡狸进食，催促着妖狐少女屈服于那饥饿，那语气就好像在等待着自己培育已久的某种东西开花结果。

于生想高声提醒，提醒胡狸不要被那声音蛊惑，因为他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某些真相，但在开口之前，他便感觉到了那股从胡狸的心智深处传来的可怕……饥饿。

那饥饿感足以吞噬一切理智，屏蔽一切外来的声音。

他只能苦笑着，在妖狐面前摊开手。

“我跟你讲，等会你的嘴跟胃就对不上账了，下次咱俩见面的时候你就尴尬去吧……”

说完这句话，他便像交代完了遗言，心一横脸一沉，弓步沉腰摆了个军体拳的起手式。

军体拳当然打不过九尾妖狐（也可能是七尾或者八尾），但军体拳可以让自己死的体面一些。

而且万一呢？自己的体质莫名其妙强大了许多，于生觉得说不定自己可以临死前一拳打在胡狸的鼻子上，让她酸好大一会……

脑海中闪过这么个无聊的想法，下一秒，他便感觉到一股罡风扑面而来，银白妖狐庞大的身躯猛然腾空——剧烈的风压让于生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预想中的死亡没有降临。

于生不由得慢慢皱起了眉，他看着胡狸身上那已经破破烂烂的衣裙，又联想着对方讲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经历，意识到她被困此地的时间恐怕远远超出自己想象，那至少是以“年”为单位的。

“这些年……你怎么活下来的？”他皱着眉，下意识问着，“你吃什么？就靠在破庙里翻垃圾？但这里好像也没有能吃的……”

“没有，吃的，”胡狸又摇了摇头，“林子里……偶尔有果子，但有毒，吃了会昏过去，除了水，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有毒，所以大多数时候，就饿着。”

胡狸说到这，又慢慢笑了起来，指着自己，似乎还有些自豪：“妖怪，很厉害，饿是饿不死的，只是，不好受，饿着的感觉。”

她似乎回忆起了很糟糕的记忆，脸上的笑容皱巴起来，紧接着便起身飞快地跑到不远处，又从残砖断瓦之间把那袋厨房垃圾捡了回来——就像抱着宝贝一样，把那一袋子剩饭烂菜抱在怀里。

“还能吃。”她很认真地对于生说道。

于生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他倒是希望自己现在就能掏出成山的食物，甚至打开一扇返回现世的门，但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

“恩公……”胡狸突然又开口了。

于生一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叫我什么？”

“恩公，”胡狸又说了一遍，表情很认真，“妈妈说过，帮过自己大忙的，就是恩公，你给了我吃的。”

于生摆了摆手：“……这个称呼有点奇怪，你还是叫我于生吧，我习惯。”

“哦，好的恩……”胡狸嘟哝了一声，把称呼含混过去，接着便抬手指着于生的手指，脸也随之低下去，“对不起。”

“啊？”于生怔了一下，这才又注意到自己手指上的伤口——这是之前给胡狸面包的时候对方情急之下一口咬出来的，但不知什

她很饿，她仍然很饿，比看上去的还要饿，甚至……比她自己所感觉到的还要饿。

“恩公……”她小心翼翼地看着于生的口袋，脸上带着憨憨的笑，“你还，有吃的吗？我感觉……肚子不疼了，但还是，有点饿。”

于生感觉自己后背有一点点凉，他好像隐约想到了什么，与此同时，他更好奇自己刚才脑海中“读取”信息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自己会看到胡狸的思维和记忆？

他想到了刚才看到的那一幕：自己的血液迅速渗入对方的皮肤。

是因为这个？

而就在这时，他又注意到胡狸脸上的表情迅速变化了几下。

就好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她的眼神中有些恍惚，紧接着恍惚便变成了错愕，胡狸慢慢从台阶上站起来，直愣愣地看着于生，就像是“重新”认知着眼前的人，随后她猛地晃了一下脑袋，难以置信地抬手指着于生：“恩公……你……你没死啊？！”

于生怔了一下。

胡狸则抬起手，用力按着自己的额头，她的身体摇摇晃晃，混乱冲突的记忆让她本就不太稳定的心智摇摇欲坠，而后，她终于开始回忆起那些一度从自己记忆中消失的“真实”——

她回忆起了跟于生的第一次“碰面”，回忆起了自己当时那可怕的“失手”，回忆起“恩公”四分五裂的模样，回忆起活人温热的鲜血，而后……那血液渐渐化作虚无，遗骸消失，于生“死亡”的经过从她记忆中消散……

她慢慢站稳了身体，金红色的眸子里混混沌沌，喃喃自语着：“啊，我记起来了，恩公，我们刚才，见过面的，在外面的空地上，我失手把你给……但是……”

她迟疑着停了下来，话语的后半段变成含混的咕哝，浑浑噩噩的心智似乎正在占据上风，让她的思维迅速陷入混乱。

不知多久岁月以前，乘“仙舟”坠落在这片禁地的妖怪和仙人们，是TM一个旅行团。

亏于生刚才已经脑补了八十五万字的仙侠故事！白脑补了！

别问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由仙人带队的妖怪旅行团，问就是99元四天纯玩无购物——合不合理，这很合理，便宜团就是容易出问题。

于生坐在夜风里，任凭寒风吹过破庙的废墟，又吹在自己脸上。

他觉得这个世界邪门的很。

越来越这么觉得了。

而就在这时，他又听到旁边的狐狸姑娘在小声叫自己。

“恩公……”

“你叫我于生就行，”于生无奈地叹了口气，“叫我啥事？”

胡狸捂着肚子，一脸难受：“恩公，我肚子有点疼。”

于生有点呆滞地“啊？”了一声，然后看着已经被这个狐仙啃下去半块的巧克力。

神TM狐仙也扛不住巧克力的吗？！

“……卧槽！别吃了！”于生顿时就起了一层冷汗，伸手就抢胡狸手里的巧克力，“这玩意儿对你有……”

结果他这手刚伸过去，胡狸的喉咙里就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呜声，跟藏獒一般动静，紧接着她伸出脖子就是一口啃在于生手上：“嗷！！！”

下一秒，于生嗷的动静比胡狸还大。

第16章 饥饿

胡狸耷拉着脑袋坐在破庙的台阶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

于生也耷拉着脑袋坐在破庙的台阶上——他是真受伤了，狐仙小姐这一口下去连皮带肉给他扯下一大块来！

他是知道犬科动物护食的，但他没想到狐仙护食的时候也这个动静！

“恩公……”一旁的胡狸终于开口了，这白毛狐狸的动静仿佛要哭出来似的，“对不起，我……我没忍住，我又，伤着你了……”

“对，你又伤着我了，但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伤的轻多了。”于生生无可恋地叹了口气，看着胡狸嘴角的血迹，心说幸好只是咬了一口，他跟这姑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一个亚音速头槌过来伤口比这大多了，那可是脖子以下截肢……

胡狸在听到这话之后却只是困惑地歪着脑袋，她显然仍想不起于生所说的“第一次见面”是怎么回事——于生刚才已经旁敲侧击地询问了几次，她都是差不多的反应。

“恩公，你说的……我们之前，真的在破庙外面见过一面吗？”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于生忍不住皱着眉，“我当时正在跟一个长得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打架，你冲过来就说要帮忙，然后就‘砰’——我眼前一黑，再醒过来就到这了，而你正在外面转悠。”

胡狸眯起了眼睛，好像正在努力回忆着什么，片刻之后，她脑袋上的一对毛茸茸的耳朵也随着慢慢耷拉下来，似乎回忆的过程颇为艰难。

于生则低头看了自己手上的伤口一眼。

被胡狸咬伤的地方正在愈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撕裂的血肉之间生出了无数细小的嫩芽，血液也仿佛有独立的生命一般在那伤口的缝隙中蠕动、逡巡，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听到那伤口中传来的细小的声音，那是肌体组织正在重生，断裂的皮肤正在黏合，一切……都在恢复到完好时的状态。

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甚至已经感觉不到疼痛，而只有一种轻微的麻痒残留在伤口周围。